



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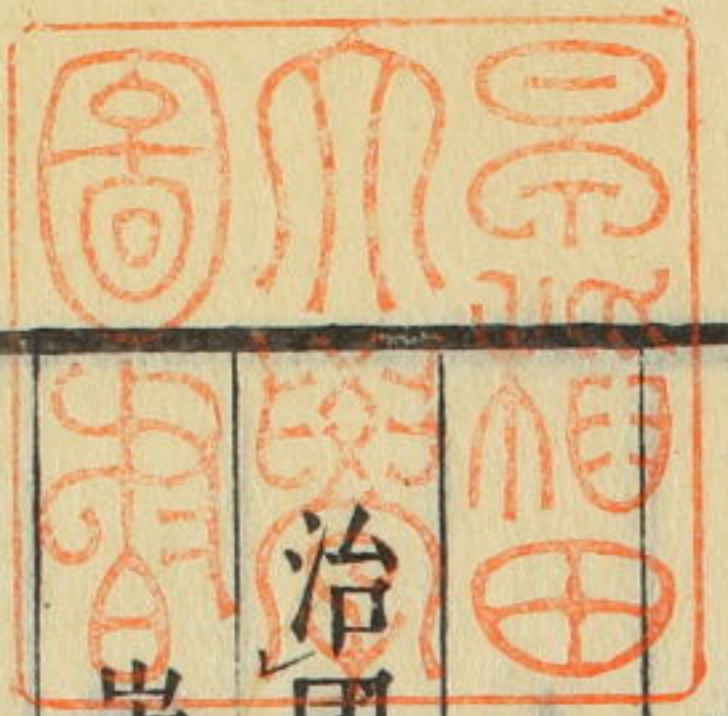
自六十八
至七十五

仁22
76
27



門仁12
補卷 27

聖人安得
不愛天地
有不必與
聖人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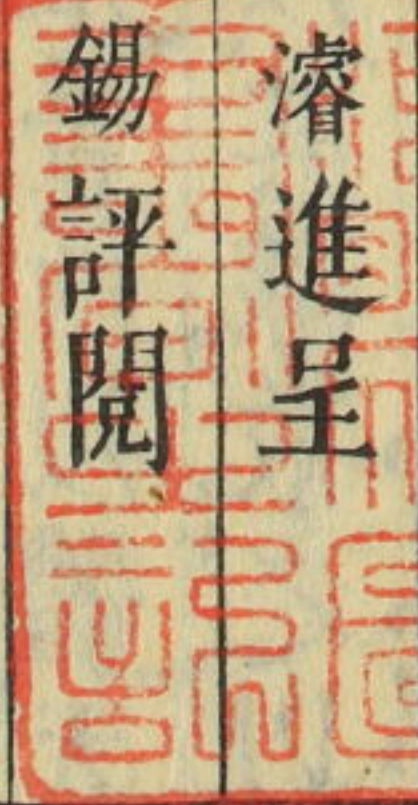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八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

易頤之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程頤曰。聖人極言頤之道。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

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

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于天下。養賢以及萬民。

大學衍義補

卷六十八

設學校以立教中

一

也。

臣按頤之義養也。天地養萬物，而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聖人則萬人中之一人也。天地養萬物，而人與聖人皆在天地所養之中。聖人于其中，乃其首出者也。體天地養物之仁，以養乎人。然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必欲人人養育之，非獨力之不能給，而亦執之所不能及也。是以于衆人之中，擇其賢者而養之，使其推吾所以體天地養物之心，以養乎人人。釐之以其職，散之以其民，裂之以其地，付之以吾一視之仁，注之于

其心，而寄之于其目，而使之代吾之一視，以仁之也。然非養之以廩食，則彼不暇而為非養之以義理，則彼不知所為。故必豫有養之，而後用之也。然養之之義，以真正為道。苟養之不以正，如戰國之田文，養士至三千餘人，東都之延喜，大學諸生至三萬餘人，適足以起亂，果何益哉！蓋頤之道，養正則吉，養而不正，其凶必矣。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有此數德，可以定志，而後成于樂也。豈歌咏已哉。

朱熹曰。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凡人直者必不足于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于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于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于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于樂。如周禮太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于詩成于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

臣按舜既命契為司徒敷五教。而又于命伯夷

典禮之後。命夔典樂。教胄子。蓋司徒之所敷者。布其教于天下。典樂之所教者。專其教于國學也。胄子者。天子之元子。眾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不可無豫教之法。然所以教之者。在因其資質。而輔翼防範之。使皆適其中。而無或偏焉。然化之。以其形。不若化之。以其聲。于是專命典樂之官。以司教導之任。蓋興起之于比興賦詠之間。調和之于聲音節奏之外。血脉于是乎動盪。精神于是乎流通。邪穢于是乎滌盪。查滓于是乎消融。真積力

無他。愆心平而躁。必可觀矣。休其政事。

久自然和順于道德。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向也氣質之美者。于是而益美。偏者于是而不偏。他日承天而踐祚。君國而子民。脩政而立事。皆得成德全才之人。而用之矣。帝世以學教人之意如此。後世不復知此意。學校之設。其知以禮為教也。固鮮矣。況樂乎。方其受教之初也。不知禮樂為何物。及其臨用之際。一視禮樂以虛文。而欲人才之復古。治道之隆盛。難矣。

大雅。棫樸詩曰。倬也彼雲漢也。為章文于天。周王壽考。遐與何不作人。

朱熹曰。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曹居貞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奮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旱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朱熹曰。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思齊詩曰。肆成人冠以上有德。小子童子有造為。古之人無斁名也。髦俊也斯士。

大學衍義補 卷之八
朱熹曰。古之人指文王也。言文王之德見于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于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呂祖謙曰。聖人流澤萬世者。無有大于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斃。夫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

臣按。學校之設。所以明倫兼育賢也。蓋倫理之在人。人人有之。而不能人人盡其道。聖人于是選其少俊者。聚之學宮。而教之。俾講明其道。而

真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決然不疑焉。則異日用之。以理天下之務。治天下之人。爲臣則忠。爲子則孝。臨事則不苟避。見義則必勇爲。平居則犯顏敢諫。臨難則伏義死節。而思以其身當天下之重任。世道之責。其基本于是乎積累。其機括由是乎轉移也。理固貴乎講明。而氣尤在乎振作。要必上之人久于其道。凱以強教之。而張之。當其機。弟以說安之。而弛之。適其會。鼓而舞之。振而作之。使之有感發興起之心。歡欣交通之志。則其得之于天。浩然剛大者。塞乎天

地之間而不餒矣。然非有以作其氣于平日。安能得其用于異日哉。詩稱文王之世。濟濟多士。而國家以寧者。蓋有以獲乎作人之效也。

靈臺詩曰。於論也。鼓鍾於樂。辟也。璧通靡也。澤。

朱熹曰。辟靡。天子之學。太射行禮之處也。水旋立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靡。

臣按先儒謂靈臺一詩。辟靡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鍾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靡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可見先王盛時。本樂以為教。所以鼓舞作興乎賢才者。隨所在而有也。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也。烝君也。哉。

張載曰。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

朱熹曰。鎬京。武王所營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臣按。辟靡之學。自文王已有之。至武王有天下。始專以為天子之學焉。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臣按治世未有不脩學校者。學校之廢必見于未季之世。

小雅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臣按此二詩朱熹集傳皆以其序說為非。及觀所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矜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則又用序說。蓋以此二詩為學校而作。自漢以來則然矣。雖其詩中所言與序說若不類者。然序謂亂世則學校廢。治世則樂育賢才。可見世道之治亂係乎人材之有無人材之

有無。由乎學校之興廢也。然則脩學宮育賢才使青青子衿有喜樂之心無挑闖之失豈非王政之大務歟。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頌凡八章首章曰思

樂泮水泮宮之水薄采其芹菜水魯侯戾至也止言觀其旂其旂箴箴飛揚也鸞聲噦噦和也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朱熹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于辟廡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此飲泮宮而頌禱之詞。

項安世曰古之為泮宮者其條理不見于經而有

詩在焉。首三章則言其君相之相與樂此而已。自四章以下。乃其學法。自敬其德。而至于明其德。明其德。而至于廣其心。廣其心。而至于固其謀。終焉此則學之本也。自威儀孝弟之自脩。而達于師旅。獄訟之講習。自師旅獄訟之講習。而極于車馬器械之精能。此則學之事也。自烈祖之鑒其誠。而至于多士之化其德。自多士之化其德。而至于遠夷之服其道。此則學之功也。

臣按。泮宮之作。不書于春秋。說者多以為疑。而朱熹以為頌禱之辭。蓋春秋常事。不書。學校之

脩者為常
則不脩者

脩。乃有國之常事故也。然因此詩以考見古人學校之條理。雖曰頌禱之辭。然亦可見三代盛時學校之事。其關係有如項氏所推究者。後世設學。乃顛顛以為教讀學生之所。其于讀書作課之外。一無所事。雖謂之名存實亡。不為過矣。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相任得民。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葉時曰。以太宰繫邦國之九兩。參之以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九兩無師

設學校以立教上

儒之繫。則無以淑人心。六俗無師。儒之聯。則無以厚民俗。師者。所以宗主名教者也。儒者。所以扶持名教者也。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雖有土地富貴。治利。族任。何所恃以相繫。雖有宮室墳墓。兄弟朋友。何所恃以相聯。甚矣。天下。一日不可無師。儒之功也。

臣按。天下不可一日無師。儒之功。國家不可一日弛學校之教。本儒以設教。立師以明道。會友以講學。所以繫邦國者在是。所以安萬民者在是。毋徒視以為虛文。苟應故事。以為不急之務。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謂有職

守在學者遊。謂無事。職守不在學者。

朱熹曰。三德以教國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而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而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

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而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器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可倚于一偏也。既曰三德矣。而又教以三行者。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蓋德也者。得于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

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旣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

臣按成周盛時。設爲師氏。以教國子。所以教之之法。曰德。曰行而已。非但以教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國之貴遊子弟。無不與焉。德者行之本原。行者德之實跡。有德以爲之本。隨事而著其行。在父母則親之。在賢良則尊之。在師長則事之。凡若此者。無非以充其孝德而已。旣有孝德。則知順善之可爲。而逆惡之不可爲。彊志力

行以求至乎至極之地也。教國子而使之竭力親親以盡其孝而又尊賢良事師長以友以順焉則德之得于心者極其至而道之原于天者于是乎生矣。此成周學校所養之譽髦所以成人有德而得全才之用也歟。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朱申曰古之為教德行道藝而已師氏教國子以

德行故保氏養以道而教以六藝焉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韶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贏胸方程句股。

吳澂曰師道之教訓保其身體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而後教之以六藝六儀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

詒詒車馬之容。匪匪翼翼。德行裏也。藝儀表也。養之以道。而表裏俱善。而保氏之教成矣。

臣按。保氏以六藝教國子。而朱熹大學序謂人。吳生八歲則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何也。蓋六藝之事。非八歲之童所能者。特使之知其名物耳。故謂之文。必至十有五歲。入大學。然後教之。以其事焉。

是

今知有樂語樂舞而知樂德者鮮矣若然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

名成于

磬。大夏。大濩。大武。

鄭玄曰。成均。五帝學也。周人立此學之宮。

賈公彥曰。建立也。周人以成均之法式。以立國之學政。而合聚國之子弟。將以此教之。

呂祖謙曰。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政。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之教政。無不自樂始。所以舜命以典樂。必兼教胄子之事。成周之樂。皆以掌樂之官司之。古人惟陶冶之功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自舜與周。皆以典樂之官。兼教導之事。五

帝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典樂。教胥子一
章。大略可見。漢太常典樂。而兼教育之任。亦此意。
吳澂曰。教之切要者。樂也。而德者。樂之本。語者。樂
之則。舞者。樂之效。樂德而曰中。和。祇庸。孝友者。中
者。德之理。和者。德之容。祇爲德之敬。庸爲德之常。
孝與友者。德之施。樂語而曰興。道諷。誦言。語者。興
者。因物而發也。道者。道達人情也。諷。謂諷諫。微言
以寓意也。誦。謂誦書。舉古訓以告之也。言者。自言
心之所蘊也。語者。因問而答之也。樂舞而備六代
者。樂莫盛于六代。言其舞之善。則其聲音之善。可

知也。蓋樂所以節夫舞也。雲門。大卷。黃帝樂也。言
其德如雲之出。又能聚也。大咸。堯樂。咸言其德之
徧及。池言其潤澤也。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
也。大夏。禹樂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
言其能以寬治民而救護之也。武。武王樂也。言其
能成武功也。

臣按。成均者。五帝之樂。周人備前代之樂。而大
司樂所掌之法。卽五帝之法也。五帝者。顓頊。高
辛。帝嚳。堯。舜也。彼三帝者。其教法無可考。舜紹
堯治。而命后夔典樂。以教胥子。所謂直而溫。以

至八音克諧者。卽其法也。二帝之法如此。安知其非承三帝之餘烈哉。先儒謂古人教人。惟陶冶之功最深。是以五帝三王之世。學校之中。士之所得于心者。無非樂之德。出于口者。無非樂之語。動其容者。無非樂之舞。自幼以至于長。由中以達于外。皆此物也。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中和之德。所以易成。自成周之學政。不傳後世。所以教人者。不過章句訓詁而已。作無益之文。習非禮之禮。人才日卑。風俗日下。其以此歟。

大胥掌學士之版。也。籍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同合

舞秋頒學合聲

吳澂曰。胥有才智之稱。學士謂卿大夫。學舞者。致謂按此版籍。以致其來也。古者士見于師。以菜爲贄。菜蘋蘩之屬也。合舞謂等其進退。使應節奏也。頒學者。頒其才藝之所稱。合聲亦謂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觶罰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罰其怠慢者。

吳澂曰。學士卽大胥在版之國子也。蓋學士之未至者。徵之使來。學至者。令之使有爲。比則較其能。

否。黷者。罰爵也。撻者。朴罰也。

臣按學校之政有不帥教者。輕則黷之。罰之以酒也。重則撻之。罰之以朴也。蓋人之資稟不同。性情亦異。中人以上。固有不待教而自循于理者。若夫中人以下之資。化之而不從。示之而不聽。故先王制為教刑。以愧耻之。雖帝世以德化民。有不免焉。虞書所謂朴作教刑是已。而學記亦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是則教之有刑。其來尚矣。

以上論設學校以立教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八 終

設學校以立教上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九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中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頌宮

陳澹曰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于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頌之言班所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
以班政教也。舊說辟雍水環如壁。泮宮坐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臣按學之名。自五帝之時有之。然始見于周禮大司樂。所謂成均者。說者謂此大學也。而未聞有諸侯學。諸侯有學。始見于魯頌。而此言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又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則是諸侯非但有學。而其學又有小大者焉。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而教之以洒掃應對之類。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而教之以格致誠正之類。

軌按一本
時下有已
字見下無
于字

學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鄭玄曰。樂正者。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順此詩書禮樂四術。以教成是士。故云以造士。

陳澧曰。術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樂四者之教。乃入德之路。故言術也。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未嘗截然棄彼而習此。亦互言耳。

王太子王子羣后謂諸侯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方慤曰。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

果行此法
深其歲月
則積分不
難行矣

不與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之大莫先乎孝弟故入
學者必以齒曰凡則無貴賤皆以齒矣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屏之遠方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鄭玄曰出學謂九年大成也大胥小胥皆樂官屬
也大樂正告于王王命三公至于元士皆入學習
禮以化之不變王親為之臨視重棄言者子孫也
周諺曰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棘于悔過寄者示

其雖屏之特寓于此爾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
也卒不免于不齒者義也

方慤曰以視學之禮化之而又不變則終不變矣
故三日不舉將以棄之也將棄之而不舉則自貶
損以責其教之不至也

臣按先儒有言聖人以學校為朝廷之太政使
太子齒于俊選使樂正磨其性情必順先王詩
書禮樂以性其情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雖王
子亦屏遠方公于教化而不私則凡在學者孰
敢不性其情以蹈于中和之域哉觀此可見先

王之世。其立教以化入也。極其情文之備。盡其
恩義之詳。其有教而不化也。養之以久。待之以
寬。親臨而觀感之。責已以竦動之。其不輕以絕
入也如此。必至于甚不得已。而後不齒焉。此先
王之世所以無棄人。而人亦不輕自棄也歟。

文王世子。凡學以下皆音效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所教春

夏學干盾也戈戟也秋冬學羽翟雉之羽籥笛之屬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助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

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如禮。執禮者詔

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陳澹曰。干戈為武舞。羽籥為文舞。小樂正。大胥。籥
師。丞。胥。四人皆樂官之屬。誦。口誦歌樂之篇章也。
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節也。皆大師詔教之。瞽
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有天下。兼立虞夏殷周
之學也。

吳澂曰。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有鼓南
者。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

臣按。王制。王于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群后之
太子。元士之適子。亦與焉。文王世子。王于教。世
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蓋古者大學之設。以教

胄子而必及于俊選以其位雖有貴賤而他日
竝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皆不可以不教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
宗殷學也頌宮周學也

孔穎達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

陳澧曰魯之米廩即虞氏之庠謂藏此米于學宮
也亦教孝之義序者射也射以觀德有先後之次
焉樂師瞽朦之所宗故謂之瞽宗頌半也諸侯曰
頌宮以其半辟雍之制也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

王者建立國君長也民教立學立為先

陳澧曰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乃為至
耳然則舍學何以哉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
之事也

吳澂曰古者建王國天子自君其畿內之民又建
侯國命諸侯各君其封內之民其民飽煖逸居而
無以教之則近于禽獸故天子諸侯之國皆必建
學立師以教其民使之知有理義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玄曰術當為遂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

遂

孔穎達曰。古謂上代也。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ス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于塾。里中之有道德。仕而年老。還歸者。爲之師。庠序皆學名。于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于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也。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

臣按。真德秀言。古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十有四。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

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銘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教人之功。蓋如此。今之世。里于民最近。而無學。士嘗輕去土著。而事遠遊。行之修廢。無所乎考。至其設教。以琢辭。搜句爲巧。詭聖僻說爲能。非惟無以淑其人。抑且重斷喪之也。真氏此言。切中秦漢以來教學之弊。我

聖祖慨然。欲復古庠序之制。未卽太位之先。卽建國子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

立社學

上諭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樂觀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于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大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我有學我

聖祖立國子學于未登極前之二年立郡縣學于

登極後之二年至于八年即立社學其與古人家塾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土著教人則一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離絕經書句讀辨志趨別其邪三年視敬業于所習無怠忽樂群于朋徒五年視博習不正程度為親師于訓誨知嗜好七年視論學講求學問蘊奧取友擇取益者謂之小成九年知類知其類聚通達明通義理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陳澹曰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每間

一年而考其藝之進否也。七年是學之小成。至于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奪之矣。是大成也。

吳澂曰。自一年至七年之歲。終察視之。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之年。而通數之。為九年也。若比而教。則可化其民。使之為賢能。而移易其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故近而被其教者。既皆心悅而服。遠而聞其風者。亦且懷而慕之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逐年比校之法。

大學始教。

入小學之初。

皮弁祭菜。

有司。衣皮弁之服。祭蘋藻之菜。

示敬道也。

示之以尊。

宵雅。

小雅。肄也。習也。

釋菜。歌鹿鳴。四牲。皇皇者華。

官其始也。

三詩。取居官受任之美。誘其初志。

入學鼓篋。

入學時擊鼓。發篋。出其書。

孫其業也。

以遜順之心。

夏楚二物。

夏。榎也。楚。荆也。

收其威也。

禘。

五年大祭。

不視學游其志也。

不五年。不視學。優時觀而。

不語。

春秋視學。無有言說。

存其心也。

存其心思。幼者聽而弗問。聽受。

無有問難。

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吳澂曰。禘者時祭之名。非五年大禘之禘。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有司為之。非天子大視學之禮也。待時祭後。乃視學。不欲急迫使學者。

大學衍義補 卷之九
得以優游其志而學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示教之法。

大學之教也。時春夏秋教四時必有正業。退息退而必

有居學。不學操縵操弄琴瑟之絃不能安。弦不學博依物廣求

之所不能安。詩不學維冕弁衣裳之類服不能安。禮不興其

藝即三者之學不能樂。好學故君子之學也。藏焉修焉息

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陳澧曰：凡學之道貴于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

熟矣。然未至于安則在乎為之。不厭而不可有作

輟也。君子之學也。藏焉脩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

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際。必有居樂。則所

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

吳澂曰：藏謂入學受業時。藏其身于所學之宮。若

東序瞽宗等處也。脩謂治其正業。息謂退息私居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臣按學記此章可見古人教學者無一時一處

而不用其功焉。此其學之所以易成也。而成之

者本末兼該。精粗通貫。無一而或遺焉者也。雖

然一弛一張文武之道。是以君子之學固不可

無藏脩之處亦不可無息游之時蓋喜說生于時習自得由于淡造成其功于進德脩業之際養其心于玩物適情之餘學者如此則未得之而不苦其難既得之而去之不速矣

今之教者呻吟其佔視畢簡多其訊問言及于數

止端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猶責之也佛弗夫然故隱其學

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張載曰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造之徒使人

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其安不由其誠皆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乃告之故使人必由其誠教人必盡其材人之材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于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其誠哉

吳澂曰今之師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告之辭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不顧其所學已安與否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爲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觀其已知已

大學衍義補 卷之六
能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于人。也。先後失宜。故曰悖。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強之以必知必能。是其求責于人。也。淺淡莫辨。故曰佛。如是則莫能明其所受于師之學。不願親其師而反疾其師矣。已知已行者未能安。則苦其難。進之以其所未可。雖欲益之而彼不能知其益也。縱使強抑俾終受其業。然所知非久。必又昏忘。所行非久。必又遺失。故曰其去之也必速。刑猶成也。謂教人不成者由此。
臣按此章論教之不成。切中後世教人之弊。

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以提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一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頹墮者耳。非使其人各自爲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科。顧乃以中人以下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人才。使之如已。多見其不知量也。凡其所爲所行。盡墮在學記此章中。記謂教之不成。其此之由。今日人才不及于前。政由于此。非獨不能成。

其不成之才。併與其可成者。分其志。而墮其業也。且其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一歲不能徧歷。所至之處。又不能浹旬。卽去。固有九年。而僅一至者。彼豈聖人。而能過化存神哉。臣竊以爲。今兩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四人。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復。

祖宗之舊。必欲設置乞敕。內閣儒臣。將洪武初侍御史睢稼建言。

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校者。及憲綱等書。一一斟酌詳議。參以聖賢教

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爲準。立爲學校教養法式。命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爲師儒者。必依此式爲教。爲生徒者。必依此式爲學。爲守令者。必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其所以教學提調者。必合此式。否則有罰。大抵學校之教。德行爲先。然德行難于考驗。必須考其藝業。所謂藝業有三。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者。一以中人以下爲則。每日背書。不過二百字。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學力所至。以爲數。本經四書史鑑經義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于子集。

及作詩辭者聽不以是為正業而試之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理順不許奇怪尖新以是為準每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如此則進人願其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其才而施之不悖于正理而求之不拂于常情矣此非獨有以成就人材是亦一道德之大端也

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也節言分限而施謂之孫也順也相觀而善謂之摩也相厲也

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拒扞格如地凍難入而不勝不能承當其教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謂躐等而不孫則壞辭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陳澹曰豫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期也不陵節而施謂不教幼者以長者之業也相觀而善如稱甲之善則乙者觀而效之乙有善可稱甲亦如之燕私之朋必不責善或相與以慢其師燕遊邪僻必惑外誘得不廢其業乎此燕朋燕辟之害

皆由于發。然後禁。以下四者之失。皆與上文四者相反也。

臣按教之所由興者有四。先儒謂三屬于師。一屬于友。臣則以為所由廢者有六。其前三者屬于師。其後三者屬于友也。由是觀之。可見師之為教。止于大綱。若夫切磋琢磨。薰陶漸染。而朋友有講習之益。觀感之化。尤為多焉。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才有余者或失則寡。才不足者或失則易。後快者或失則止。鈍滯者此四者。心之不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

善而救其失者也。

呂祖謙曰。四者心之所由莫同。病各有別。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他病處。方始隨證用藥。

陳祥道曰。古之教者。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救失。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強。此長善救失之道也。

臣按。人之生也。性無不善。故人人皆有是善。然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不能無失也。故教者必因其本無。而今有者。拯救補塞之。如是。則師之教

道立而天下無不成之才矣。

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
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
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
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
為父則父為子則子

臣按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云
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說者謂八歲
十五歲天子世子之禮十三二十乃公卿大夫
元士適子入學之期臣竊以為入歲至十三皆

可以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學大約
言之耳非截然立此以為期限也。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
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朱熹曰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
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
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臣按三代學校之制其鄉學之名雖有不同而

國學之名。則無或異。然其所以教之者。無間小大。壹是皆以明倫為本焉。所謂養老教民習射。其義雖殊。而同歸於闡明倫理。以為教本。養育人才。以為治具而已。蓋今日教之於學校。俾其講明義理。異日則將用之於政治。使其推平。日學校之所講明者。以施政行教。而輔君善俗焉。以上設學校以立教。中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九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七十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 下

漢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又曰。養士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書者。謂無應舉賢良文學之詔

未盡

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臣按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公孫弘為學官。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

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臣按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為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謂興大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書其事。說者謂武帝未嘗築宮。以居之。然考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于此。

班固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臣按。今世由郡縣學生。歲貢而進學于大學。三代以前。已有此制也。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

悉是名耳

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臣按。立學建師。非但以教誨生徒。亦以一道德也。周人備四代之學。後世既有太學國子監。而又有四門學。似不為過。而又置書算等博士。書算乃六藝之一。成周叙之于六德六行之後。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本末不備。何以為學。豈可顯額設官。而教以藝哉。若夫屯營之士。蕃夷之子弟。其來入學者。亦當雜之于多士之中。從師講解。使之薰陶漸染。相觀而善。不必各給以博士也。

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

臣按。郡縣有學。始北魏獻文時。而其生徒有數。亦於是時始也。唐制天下都督天下縣學校。有生徒。各因其州縣之等第。而定其數。每歲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史志所謂由學校者。曰生徒是已。我

朝于府州縣各立學。府學廩膳生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其增廣生。則不拘額數。夫聖人之于人。非不欲人人教而養之也。顧執有所不能盡也。于是擇其尤者。而篤厚之。非謂一郡一邑之人才。止于此也。地有大小。人有衆寡。養之者。雖各有數。而教之者。則無其限焉。教之養之。至于大成。而後貢之。而又有科目。拔于常貢之外。雖然。承平日久。人才日多。人才所當養者。又不可拘拘于故常也。且如今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人民里數多。至七百。而漢中之平

利廣右之恭城止于一二里其生徒之數乃無異焉請如唐制因其郡邑人民多少之數而定為養士之額。

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臣按陽城為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省之令我

朝學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著在令甲一日不容過則是我

祖宗以孝為訓前代所不及也竊觀自古學制其規範皆出自有司看詳處置惟我朝學規出自

聖祖所定凡師友之義分與所當為及不當為一切禁令無不委曲詳盡。

聖祖之心真如日月之照臨無處不到雨露之霑霈無一或遺也。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于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

大學後書補卷之十一
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
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
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于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
詔州縣皆立學。于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
州取瑗法。以爲太學法。著爲令。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
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卽詔天下府州縣立學。
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
方其初立學也。惟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

年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
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
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
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全體大用之學
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
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
其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
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
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諸路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其所用者既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遴選至矣。

臣按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既皆以道自重而一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人既

樂爲之莫不謹身飭行以示教嚴立規範以爲教善人多而風俗美。

朝廷得入之用皆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臣竊以爲

國家要務莫急于儲賢儲賢必先于教養所以代君以施教養者師儒之職也其任若輕而實重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假如一府并其屬共有十學該設教官三十五員不分教訓職名

一郡所選教官苟足以分攝各學不必備員朝廷既遴選其人不肯輕授人得之以為難自然貴重官既不多所以供億者稍足而彼亦不厭其祿薄矣仍

勅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坐以聽講不行跪禮違者坐以風憲失職之罪如此則教官得人教官得人則生徒充業而

國家有得入之效所以成世務壽國脉此其基也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

生二千入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較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馬端臨曰古人所謂中年考較九年大成者進德脩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

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誘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必至于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其法制。替其去雷。而爲士者內耻于習業之未精。外誘于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

臣按大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非顯顯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年考較。必至于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之。月書季考。程頤尚

以爲教之使爭。夫何士子尚在學校之中。遽已立爲升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其文其爲爭也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人大學之法哉。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脩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文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

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此大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為激勸之方。而于出身無所關預。又輪差于內外諸司。俾其習為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趣事于各司。夕則歸宿于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

約束之以規法。廩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為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為邊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為依親之例。教法稍變。

祖宗之舊。今疆場無事。儲蓄日充。請

敕所司申明舊法。以復

祖宗養士之舊。

高宗紹興八年。葉林上言。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建大學。元帝興于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十分天下。

有其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一君急于教養，未嘗以恢復饋餉為解。今中興國祚，駐驂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文治。

臣按太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為國家之用。其所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之者，烏可以不加之意哉。

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為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商稅，盡以為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掌饌以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會饌責罰三罰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饌管吏不嚴重，加責罰，嗚呼。

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況列聖相承，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之初可乎。臣請申明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

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

程顥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于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于擇善脩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于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

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于大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臣按顥之此言。可謂端本澄源之論。夫國家之治。由乎政事脩舉。政事脩舉。由乎人才衆多。人才衆多。由乎師道得人。也。必欲師道得人。必須推訪延聘。然今日儒科大興。士樂仕進。而草澤遺賢固有。然不若在學校科目者爲多。請就今科貢之法。以行古推訪之意。

大學後事補 卷十一
今制于進士乙科中取州縣教職于教職秩滿者選太學師儒行之既久固難頓革今後遇有博士助教等官員缺與其非人而濫授不若虛其職而攝之爲愈也許令執政及近侍臣僚具實保薦天下郡縣教官果德業充備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然後授之不必俟其秩滿也會試所取苟文理平通者卽列在乙榜不問其願否但年三十以上者俱送太學俾其坐堂半年以上公堂試中三次者具名送部仍留在監食廩肄業遇缺挨次取選其歲貢到監有願教職者

免其雜差三次考中者送選如舉人例如此既不失朝廷之制而于程氏之意亦庶乎得之矣。

程頤看詳學制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臣按前代學制不定屢下學官看詳。

本朝學規蓋自

國初已定至今遵守不敢有所更易程頤看詳

學制請改試為課。臣竊以為試課兩不相妨。逐日使之作課以為常程。每季合試以為激勸。恐不為過。但須如頤所謂召學生當面點抹。教其未至。又于其中有違背經旨立意索隱而為鉤棘之語者。則面諭之。使其改正。如此非但可以正其習尚。亦可因之以端其志趣矣。

程頤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大學。至四十方仕。其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

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心。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

臣按程氏此言。見得古人教人。及其為學。志專一而不分。後世一切誘之以利。而學者亦是因利而為學。此人才所以不古。若而治道日趨于下也。

朱熹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臣按所謂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類。教之以理。如格物致知。所以為忠信

孝弟者

得其人則
自減
軌按評減
字恐減字
誤

朱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繆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蓋古之太學。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為義而不為利。

又曰。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

必無不盡其分焉。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實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主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舉。至于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

臣按。朱熹謂古之太學。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

大學後集卷十一
故士來者爲義而不爲利。臣竊以爲仁義未嘗不利。士之自學投而升之大學也。或以歲貢。或以科目。或以大臣之子。其所以游大學者。養之餼廩。處之齋舍。臨之以師儒朋友。約束之以法制規矩。彼果何所爲而來哉。固將以希祿食于爵位。以爲父母之養。鄉里之榮。以行己之所志也。其心未嘗無所利。苟無所利。孰肯去鄉井。捐親戚。以從事于客游哉。但在上之人所以處置之何如耳。爲學莫大于明經立身。莫先于忠孝。有矩範以鎮其浮。有資限以抑其躁。有考按以

試其進。如是則凡在學之士。彼以利而來。吾以義而教。彼能行吾之義。則彼所謂利者。從而得矣。則天下之士。孰不願游于吾之學哉。

朱熹感興詩曰。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旣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淪喪。擾擾胡爲哉。

熊剛大曰。此篇論大學之教。蓋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于其本者加意。故設學教育。惟以天理人倫爲重。文藝之間。特餘力游意云耳。後世于

其末者用功。故設學教育。惟以文詞葩藻爲尚。天理人倫。曾不講明。此朱子所以深嘆也。

朱熹大學章句序曰。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于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

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太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後世

之所能及也。

臣按自古論小學大學之教未有詳明如此者。由是觀之可見學校之教根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三皇五帝以來已有之。不過因民生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脩之以爲教。非本無是理而疆以之而率民也。後世不知教事之爲重而往往從事于政治刑法之間間有爲之者亦是慕其名而無其實立人以其爲師徒充其位聚人以其爲徒徒冒其名治道所以不古若者其病根實在于是有志于三代之隆者必自

立教始欲立教者必自學校始伏惟

聖神留意。

呂祖謙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勤于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爲士。請之于師辨之于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群索

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于道聖人憂之
著為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
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臣按先王開設學校之本意呂氏言之盡矣教
者必知此然後知所以立教學者必知此然後
知所以為學

以上設學校以立教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七十終

六十八雜